

阿民念主义和传福音

选自《被遗忘的司布真》第4章

穆雷 (Iain Murray)

我们上一章所引用的布道相当清楚表明了司布真并不相信可以有一种和圣经神学整体架构相分离的福音信息。他认为所有真理都在传福音中有一席之地。但是这和我们现代对传福音的看法是如此不同，我们很可能会问，按着像这样的教义基础，福音根本能不能得到传讲？我们要立刻承认，如果我们讲的福音是指基督为每一个人死了，神“尊重他给人的自由意志的恩赐”，“决志相信基督”是得救的关键，那么这样的福音在司布真的讲道里是根本找不到的。但是他确实不停地表明基督对罪人的大爱，他无条件的赦免，他赎罪的完全，他劝服，鼓励所有的人悔改，信靠如此这位救主。他和极端加尔文主义和阿民念主义两者有所分别的一点就是，他拒绝对神怎么可以命令人去做他们没有能力做得到的事情这个问题去作理性上的解释。（当人去问，如果只有恩典可以拦阻人在罪中灭亡这样的结局，那么为什么还要怪罪人在罪中灭亡，同样的难题也就出现了。‘有人说，“但我不明白这个教训。”你也许不明白，但要记住，尽管我们要对你讲真理，我们却没有得到命令要给你能力去明白真理；另外，这不是要去明白的问题，这是要去相信的问题，因为它是在神的话语里被启示出来的。这是神学里其中一条无需证明的公理，就是如果人失丧了，我们不可就此怪罪于神；神学的另外一条公理就是，如果人得救，神要对此得到完全的荣耀。’讲道集第 56 集，294 页）阿民念主义者说罪人得到命令，所以他们一定有能力；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说罪人没有能力，所以他们没有得到命令。但是圣经和加尔文主义表明了人既没有能力，

也有责任，这两个真理是传福音时必需的部分——前者揭示了罪人需要一种唯有神能够给予的帮助，后者是圣经里的鼓励，应许和邀请所表明出来的，对人表明了他的平安和稳妥之所在，就是在神的儿子身上。

重生是神的工作这个事实很肯定就禁止我们对人说，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或者传道人选择的一个时候重生，但这不拦阻传福音的人去做他真正的工作，就是向人表明他们一定要本乎恩典，籍着相信去得到拯救，信靠基督是与神相和的办法。尽管要把对罪人的命令，要他们相信神的儿子得拯救，和只有恩典能够使他们有能力这样做这个真理调停在一起，要这样做是远在理性的能力以外，但在圣经里这两件事情并没有冲突。司布真接受这两个真理，就是相信是人的责任，他犯罪，没有能力做到这点，好像使用老虎钳的两个夹口一样，用它们来抓住罪人的良心。看看下面的例子：

‘神要你相信，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他自己为义，仍然能称罪人为义。他要你相信基督来救你自己。如果你不信他，你能期望他要来救你吗？人啊，他要求你去相信基督，这是天底下最合情合理的事。这是他今天早上命令你的，“悔改，相信福音”。哦朋友，哦朋友，人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灵魂的光景是何等悲惨，是何等悲惨！我们可以向你传讲，但你永远不愿意悔改，相信福音。我们可以把神的命令像斧子一样放在树根上，尽管神的命令合情合理，你依然拒绝按神要求的去行；你继续活在你的罪中，你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得生命；在这一点

上一定要有神的灵来在选民的心里动工，使他们在祂大能的日子愿意。但是哦！我奉神的名警告你，如果你听了这个命令，没有祂的灵帮助，你继续拒绝去顺服这如此合情合理的福音，我知道你会拒绝的，你最后要发现，所多玛和蛾摩拉所忍受的，要比你要忍受的要容易得多；因为在伦敦所传讲的，要是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也得到宣告，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你们这些伦敦的居民有祸了！’（讲道集第 8 集，405 页）

但他没有到了这一点就撇下罪人不管。请听他是怎样结束那我们刚刚引用的讲道的。他浩浩荡荡用真理从各个方向向不信的人的良心发动进攻，现在，因着急切之痛他讲到这有力的结论：“我凭着永生的神命令你们，我凭着世人的救赎主命令你们，我凭着加略山上的十字架命令你们，因着那沾染了各各他的尘土的血，顺服这神的信息，你们就要得到永生；但拒绝它，你们的血就要归在你们自己的头上，直到永永远远！”

而且他不仅鼓励罪人，他还经常指导他们。他使用和今天结束一篇福音信息的套路听起来大不相同的言语，去辅导人该怎样寻求基督：有一次他是这样说，“在你离开这个地方之前，对神发出热切的祈求，说，‘神，可怜我这个罪人。主，我需要拯救。请拯救我。我呼求你的名。’我请求你们在这个时候和我一切祷告。和我一道，我把这些话放在你们口里，代表你说这话——‘主，我有罪，我配得你的忿怒。主，我不能救我自己。主，我想要一个新的心，一个正确的灵，但我

能做些什么呢? 主,我什么也不能做,来,在我里面动工,使我愿意去行你的美意。

唯有你有能力,这我知道,
把像我一般的恶人来施拯救;
我要找谁,要去哪里
如果我要逃离你面?

但我从我心呼求你的名字。颤抖,但却相信,哦主,我把自己全然俯服在你面前。我信靠你宝贵儿子的血和义... 主,为耶稣的缘故今晚就拯救我。"

另外他用查尔斯卫斯理所写的歌词来引导罪人:

哦神,使我心最深处归正,
在我思考的内心印上永恒之事,
让我体察它们极重的份量,
在命运的边缘颤抖,
唤醒我进入公义!

就是用这种方法,寻求的人得到指引,只是来到神那里,虽然司布真期望他的会幕大教堂的成员总是看哪些人需要灵里的帮助,但对这样的人,却没有要求他们有外在的或身体上的动作标记。司布真明白,正是在这一点上阿民念主义让人把注意力转向人的行动,而不是神的作为,这就带来了混乱。他会说:“一个人回家去,信靠耶稣。

‘我想去询问间’,我敢说你想这样,但我们不会顺从那广受大众欢

迎的迷信做法。我们担心在那些询问间里人被加热，生出一种虚假的信心。出于询问间的所谓信徒很少真正有好的。立刻到你的神那里去，就在现在，就在你坐着的地方。让自己俯服在基督目前，在你挪动半步之前，现在，马上就这样做！”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询问间还没有完全转化成为现代的呼召和决志的体系；不难想象，司布真如果看到这样的发展，他会多么伤心。他认识到一旦这样的事情成了传福音的一部分，人很快就会以为他们可以凭做某些事情得救，或者这些事情至少可以帮助他们得救——“神没有定下询问间来拯救”，这是他后期布道里反复出现的警告。

人已经把在作出呼吁后走出来和“到基督这里来”挂上钩，但司布真肯定会强烈反对任何这样的联系。不仅圣经里不存在着这种传福音的方法，它还是对圣经关于到基督这里来的教训的破坏：“这是心归向他的动作，不是双脚的动作，因为许多人在身体上到他这里来，然而却从来没有在真理中到他这里……这里说的来是由盼望，祷告，认同，服从，信靠，顺服表达出来的。”（讲道集第 19 集，280 页）而且司布真有足够多的圣灵大能做工的经历，他明白这些人增添到传福音里的东西并不是像人以为的那样有帮助：真正因着真理知罪的人可能是最不愿意按着“呼召”强迫他去做的公开的动作去行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受伤的良心，就像一只受伤的鹿，喜欢独处，让它秘密流血。要抓住一个知罪的人是很难的；他是如此深深进入他自己里面，要跟踪他是不可能的。”（讲道集第 23 集，428 页）会

幕大教堂的做法是和这样的信念完全一致的。在聚会结束的时候，5000 会众会在庄严的沉静中低下头，没有管风琴，没有音乐来打破这寂静，然后教会的成员预备好对坐在他们身边，希望得到帮助的任何陌生人说话。

这些关于阿民念主义如何影响传福音的思考带领我们得到最后一个原因，看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严肃看待这种教训。这是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这种类型的传福音占了上风，一个无可避免的倾向就是产生出一种危险的信仰上的表面功夫。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阿民念主义省略过所有得救的经历都必须从重生开始这个让人厌恶的真理，因为它表明人可以不用圣灵直接，事先的动工而来相信，悔改，这就树立了一种落在圣经模式之下的归正模式。在阿民念主义的布道下，罪人得到教导说，他一定要首先开始做工，变得愿意，神就要完成这工作；他一定要做他所能做的事，神就做剩下的事。所以如果有人作了一种坚定的“决志相信基督”，他就马上得到教导说神的工作也已经完成了，把好像约翰福音 1：12 这样的经文看作是描写他自己的光景。但事实是阿民念主义已经树立了一种低于圣经标准的归正模式，是没有重生的人可以达到的模式。因为它表明说没有得到更新的人是可能做到悔改和相信的，它就为一种经历开了大门，罪人的自我意志，而并非神的大能，可能是这种经历的主要特征。圣经在所有地方都表明在拯救上神的旨意和能力是首先的，而不是其次的，一种教导人说神的旨意必须跟从我们意志的教训可能会导致人去相信一

种幻象 — 一种根本不是得救的经历。圣经经常警告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欺骗当中。之所以有这种迫切的警告，部分的原因是有一种“相信”是没有得到重生的人也可以做到的，这种相信甚至也可能带来平安和喜乐。但是阿民念主义不仅没有警告人这种危险，还无可避免地鼓励这种危险，因为它不是把人放在神面前，而是放在人自己的作为之上。他给来听福音的人的清楚印象就是这选择不是神的选择，而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能够此时此地就决定他重生的时间。比如一本目前在向学生传福音时广为流传的小册子讲了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三个简单步骤” “第一，认识到自己的罪，第二，自己要相信基督代赎的工作。这两件事被描述为是开始的，但“第三点是如此重要，走了这一步就要使我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一定要到基督这里来，领取他为每一个人已经做了的工作中的我的那一份。“这决定一切的第三步取决于我，基督耐心等候我，直到我开门，然后他要进来.....”一旦我做到了这一点，我就可以马上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接着的建议是：“今天就去对一个人说你已经做了的事。”

按着这样的基础，一个人可以宣称相信，却不必破碎他对自己能力的自信；绝对没有人对他说他需要本质的改变，而这改变不是他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所能做到的，相应地，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根本的变化，他也不会沮丧。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确实，他所领受的教训是不断反对提出这样的疑问。人经常说一个决志，但没有什么生命改

变迹象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他需要在成圣方面得到教导，或者如果这个人慢慢失去他刚刚找回来的兴趣，问题就常常被归咎于没有“跟进”，祷告，或者在教会方面有什么其他的不足。人极少去想这些属世界和退后的迹象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一种得救经历的缘故；如果我们面对这一点，那么整个呼召，决志和辅导的体系就会崩溃，因为这要带出一个事实，就是本性的改变不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要去确立对福音宣称相信的回应是否真实，所花的时间要远超几个钟头或者几天。但人不是面对这点，而是抗议说怀疑一个已经“接受基督”的人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这就是等于怀疑神的话语，放弃“呼召”和其附带的东西就是完全放弃传福音。人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这正是阿民念主义使人归信的模式已经被人接受，当作是合乎圣经的一个可悲证明。这种情况是如此严重，如果有人对使用好比“接受基督”，“向基督打开你的心”，“让圣灵拯救你”这样的不符合圣经的用语提出反对意见，这通常就被认为这只是在咬文嚼字。

司布真看到阿民念主义是离弃了新约纯正的传福音，他宣告信仰上的表面功夫是它所带来的其中一种结果，司布真认识到了这种已经大大成为现代传福音特征的现象。使他警觉的主要并不是音乐伴奏和询问间的出现，尽管他对这些事情感到担忧，对此不加接受，而是人不再强调圣灵工作的必要性，以及把使人归正相信像流水线一样变成快快的工作。他在一篇在临终前不久宣讲的题为《在荆棘中撒种》的布道中问道，“你们知道为什么如此多的承认相信的基督徒就像布满

荆棘的土地吗？这是因为那本应大大改变事物光景的过程被省略掉了。农夫的工作就是把荆棘拔起来，或者把它们当场烧掉。很多年前，当人被归正的时候，还有一种叫知罪的事情。心灵焦虑这种伟大的对付下层土的犁耙被用来深深铲进人心。也有火带着极大的热力在人的头脑里燃烧：当人看到罪，感受到它可怕的后果，对罪的爱慕就从他们里头被烧掉了。但我们现在被快速拯救的夸口所包围。至于我自己，我是相信立刻归正相信的，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事；但我更高兴看到恩典彻底的动工，一直深深的对罪的认识，律法有效地使人受伤。用挖表层泥土的犁我们是绝不能去掉荆棘的.....”（讲道集第 34 集，473—474 页，我们还可以举出他说过的许多类似的话。他说过，“我必须承认，我是喜欢这些古老的使人知罪的方式的，我认为他们比现代表面化的方法能生出更好，更稳固的信徒。”（讲道集第 30 集，446—447 页））

有了一种降低的归正相信的标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降低的对真正基督徒经历真实本质的观念，司布真看到人没有用那能察验人的圣经去试验那些宣称相信的人，他心里就带着忧伤。“我曾经听年轻人说过，‘我知道我是得救的，因为我是如此欢喜。’不要这么确定。许多人认为他们是非常欢喜，然而却是不得救的。”（讲道集第 23 集，647 页）他同样认为，平安的感觉并不是真正归正相信的确凿标志。在解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他击伤，用手医治”这两句经文的时候，他问道：“但是他怎么可以使那些从来没有被杀死的人活过

来呢? 你们这些从来没有被击伤的人, 你们今天晚上坐在这里, 微笑着看着你们自己的安逸, 怜悯可以为你们做些什么呢? 不要以你们的平安自居。” (讲道集第 36 集, 691 页) 既有神的平安也有魔鬼的平安。在他整个事奉过程中, 司布真都警告人们这种危险, 但在他一些后期的布道中, 这种警告声是越来越迫切。在一篇宣讲于 1882 年, 题为《医治还是受蒙骗?》的讲道中, 司布真讲到很多人被一种虚假的医治所蒙骗。他讲明了, 甚至对那些经历了一段灵里焦虑光景的人来说, 这种情况也会发生: “他们确实知道需要医治, 在某个程度上很焦急要找到这医治, 对于这些觉醒的人来说, 危险在于他们可能满足于一种表面的医治, 却错过了恩典真正的动工。有一种小小的医治, 我们同样会很危险地满足了, 因此错过了那唯有从神而来的伟大, 完全的拯救。我希望带着深深的迫切之心对所有在场的人讲这个题目, 因为在我自己心中我是已经体会到它的能力。我是拼命努力讲这个信息, 没有得到合适的许可就离开我的病床, 我被一种不得安歇的渴望所驱动, 去警告你们这当今的假冒。” (讲道集第 28 集, 255 页)

无论在哪里, 只要阿民念主义成了主流神学, 真正的信仰就必定会退化, 人就会宣扬虚假的安全感。因着把罪人相信的需要和他要重生的需要分隔开来, 阿民念主义就把“内心的改变正是得救的核心和基要所在”这个事实抛诸背后。(讲道集第 24 集, 526 页) 无可避免它不强调后一个事实, 因为没有人能够让让自己的本性脱离对罪的爱慕和受罪的控制, 而重生正是意味着这一点。相反, 阿民念主义把重生

描述为是在人能力范围以内的，或者是伴随着他的决定的，这样的倾向就是这使人以为新生是某样低于它的实际情形的东西。司布真会说：

“重生不是出于人的意志，也不是凭血气，凭出身；如果真是这样，让我告诉你们，越早摆脱这个想法越好。唯一真正的重生是出于神的旨意，因着圣灵的动工。”（讲道集第 24 集，526 页）

阿民念主义没有向人发出这样的警告，它的沉默很危险，因为它没有清楚说明这个保守人免得落入虚假安全感的真理 - 这真理就是，神从来不会赦免罪，同时不改变罪人的本性。司布真宣告：“我是给建议说，如果‘相信就得生命’这个教训不联系着重生的教训一起说，它就会是非常危险。”（讲道集第 52 集，163 页）因着强调

“信心救人”，却不同时坚持哪里有真信心，哪里就有和神的品格相似被创造，彰显出来去恨恶一切的罪的新生命，阿民念主义就为一种“相信主义”开了路，这种“相信主义”贬低了归正的意义，达不到这个词所代表的全部含义。

尽管神在重生中赐与的新生命绝不是我们称义的基础，然而圣经里绝没有讲过一个称义的人是有可能没有经历过“重生的洗”（多 3:5）的。阿民念主义常常把归正和成圣分开，因为它已经看不到重生是归正的原因这个真理；但一旦人把握住圣经对重生的教训，这就意味着人没有“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 4:24）的新生命，就不可能是一个真信徒。按照圣经，因信称义，却不经历真正成圣的开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在重生的作为（这带来了

相信的新能力)中所传递的属灵生命在道德方面是和神的品格相似,在它里面包含着所有圣洁的种子。因此使人得救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正如韦斯敏斯德信条教导的那样,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手段;然而在被称义者的心中并不是单有信,也伴随着一切别的拯救之恩。”

因为韦斯敏斯德会议是如此教导,所以恩典的教义成了对抗漫不经心和表面虚浮的屏障。正是这被人指责为削减人的责任的神学体系,哪里它占了上风,它就在哪里产生出一代又一代严肃,敬畏神和圣徒般的人,因为加尔文主义总是强调,我们是因着顺服和圣洁而听使徒的命令,使我们的拣选和呼召坚定不移:“如果神的呼召在我们里面生出顺服的果子,那么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是在时间开始之前就被分别出来归向神的,这分别是按着神亘古的定意和旨意。”(讲道集第56集,290页)另一方面,阿民念主义宣称它保护人的责任这个教训,在它的教训里面有无可避免的倾向,去降低圣经所讲的真正基督徒经历的标准。与之相关,引人注目的是现代传福音运动使“信徒永远得稳固”一词广为人知,而历史性的加尔文主义是坚持圣徒终蒙保守:“我们相信圣徒蒙保守,但许多人不是圣徒,所以没有坚忍下来。”(讲道集第35集,222页)

的确,阿民念主义在许多“圣洁”聚会和特会中起着果效,但这个事实不单不能驳斥上面提出来的指控,反而证明了这指控,因为要不是阿民念主义在传福音中占了上风,否则就没有需要去在成圣方面作特别的教导。加尔文主义坚持那拯救人的同一个信息使得人成为圣

洁，如果一种信心不是必然生出圣洁的，它就根本不是拯救人的信心。司布真正是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参加关于圣洁的特会，但如果他被邀请去向那些需要成圣的“属世”信徒发言，毫无疑问他会这样说：“那些有一种容许他们去轻看过去的罪的信心的人，他们有的是魔鬼的相信，而不是神选民的相信 这样的看罪无关紧要，从来没有为此伤痛的人，当知道他们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这样的有着一种容许他们目前随意生活，说‘嗨，我是被一种简单的信心所拯救’，..... 享受肉体的欢乐和肉体的私欲的人，这样的人是说谎的；他们没有那拯救灵魂的信心.... 哦！如果你们任何人有这样的信心，我祈求神把它彻底清扫出去。”（讲道集第8集，403页）

正如我们要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阿民念主义对归正的看法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英格兰得到更具体的体现，它所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体现在慕迪在传福音结束时使用发出邀请这个方法上。因为它不强调要对福音有真正的回应，本性的改变是必须的，所以这观点很快就流行起来，就是人可以归正，然后在他基督徒生活的稍后阶段再领受“成圣”。这被人称为“圣洁教导”，主要是根基于一种把成圣看作是和归正分开不同的观念，特别的是，它是伴随着一种教导有缺陷的关于新生的神学观念的传福音运动而变得流行起来。正如华腓德指出的那样，这种教训变得很有影响力，这是和它“装饰着广受人欢迎的慕迪和桑基布道会的表面”分不开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对“圣洁”运动持批评态度的莱尔在其所著的《圣洁》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了圣洁

教导的根本缺陷，他写道，“今天许多人谈论“归为圣”，这样的人似乎并不知道神对“归正”所发的圣言的第一个原则。”（《圣洁》，1900年第5版，第8页，这篇前言在当代的再版中已经被省略掉了。）

伴随着阿民念主义而来的这种表面功夫可以被归结于它体系的核心。司布真说，“如果你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是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很自然人就是你的体系中主要的角色。”（讲道集第34集，364页）如果是这样，那么无可避免的倾向就是把神的真理看作只是得人的手段，只要有任何的真理，对我们而言在达到这个目的方面看上去不那么有效，或者有任何真理看上去是成为最广泛地传福音的障碍的，因此就会被放在一边。目的必须大于手段，但在这里被人遗忘的是福音最终的目的不是人的归正，而是神的荣耀。

人需要得救，这不是至重要的事，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按其真实光景去正确认识那种认为“我们一定要使人归正”，而不去问所用的手段是否合乎圣经的态度。“在现今教会中有一种为神做一些事情的愿望，但很少有人会问神要他们去做些什么，许多为了向人传福音而去做的事是从来没有得到教会那伟大的头的命令就去做的，是不会被他批准的。”（讲道集第30集，245页）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话语明白他的旨意，除非真理比结果来得重要，否则使人归正很快就会被当作是比神的荣耀更为重要。司布真谴责那种传福音，在其中“为了鼓励人，在许多方面恶毒地降低真理。”（讲道集第30集，447页。波拿尔（Horarius Bonar）在他的著作《真理与谬误》中归纳

了这种日益壮大的做法的原因：“我们所有的担心不是如何使耶和华得到荣耀，而是我们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我们整个思想和担心都是朝着这个方向。我们不再把这两件事情看为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想眼里只看一件事情就足够了；问题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在跟从自己的方法。我们于是很简单地用我们的计划是否对我们喜欢的目标有所贡献来衡量它们是否正确。我们衡量我们的教训是否正确，不是按着它会不会去高举，荣耀耶和华，而是完全按着外表看它是否能让我们有能力使罪人从他们的道路中回转。对任何教训所问的问题不是它本身是荣耀神的真理吗，而是它能否给我们便利去使人归正。”

1861年版，第16页）；他看到它的结局是“完全失败”，即不能归荣耀给神，也不能给教会带来持久的祝福。他谴责这个事实，就是人得到容许可以“跳入他们的信仰，就像人早上跳进浴缸一样，然后又快地跳出来，归正十几次，又一次接一次脱离归正，直到那十几次都消失为止。”（讲道集第38集，434页）和这样的事情相对比，他有一次庄严地宣告，“如果神不赐下成功，我就不希望在事奉中取得这成功；我祷告求你们这些为神做工的人，不要希望去得到除了从神他那里而来，按着神自己的方法的成功以外任何的成功；因为如果你们可以像堆海边的沙一样，把用古怪，非基督的方法归正过来的归正者堆起来，当另一阵波浪起来，他们就要像海边的沙一样消失了。”

（讲道集第36集，688页）

司布真对真归正的标志是这样说的：

“当神的话语使一个人归正，它把他的绝望拿走，但不是把他的悔改拿走。

真正的归正赐人赦罪，但不会让他自以为是。

真正的归正赐人完全的安息，但不会令他的进步停下来。

真正的归正给人安全感，但不容许他不再警醒。

真正的归正赐人力量和圣洁，但决不容他夸口。

真正的归正使基督徒生活中所有责任都和谐一致，……它平衡一切的责任，感情，盼望和享受。

真正的归正使人为神而活。他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他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如此。真正的归正使人在神面前活着……他渴慕一切时候都在神眼中活着，他很高兴在神面前……这样的人现在与神同活。他和他有蒙福的相交；他与他交谈，就像人与朋友交谈一样。”（讲道集第 50 集，79—80 页）

在我们结束恩典教义和传福音之间关系这个题目前，我们一定要听一听司布真对“加尔文主义”信念一定会拦阻人实际去努力见证福音这个反对意见所作的典型回应。这样的反对意见常常被认为是如此有道理，以致在神学上对阿民念主义的传福音所作的批评被人不耐烦地撇在一旁，人假设若不是有这样的传福音，就根本不可能有传福音的努力。司布真离开不讲相信神拣选的爱 所当有的果效这个理论，而是去讲在那些神学上和阿民念主义相对的人身上可以看到的传福音的热诚这个历史证据，以此来回应这种偏见。关于这种证据，他很

喜欢这样陈述：

“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宣教士是相信神拣选他们的；这种教义不仅不导致不作为，相反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促进动力，它要再一次成为这样。它是宗教改革看不见的动力。正是因为无条件的恩典被抛诸脑后，以致我们在许多地方看到人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那能最深深触动神的教会的伟大力量是在神手中。他可能不会做成表面的复兴，但对深入的工作它的价值无可限量。与基督的血肩并肩，它是这个世界的盼望。人怎么可以说恩典把人分别出来这个教义使人对灵魂无动于衷呢？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名叫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的传福音的团体吗？怀特腓是一个对人的拯救漠不关心的人吗？他像撒拉弗一样飞翔，在英格兰和美洲各处不停宣告神的恩典，他是讲人自己的吗？然而明显他是传讲无条件的恩典的。约拿单爱德华兹对其他人的灵魂毫不关心吗？哦，他是如何流泪，呼吁，警告他们那将来的忿怒！我要讲这些爱慕这个真理的爱人灵魂之人，时间是不够的。”

（讲道集第 34 集，372 页）